

因為黑暗， 所以我們穿越

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



楊翠 · 總顧問 陳彥斌 主編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

張信義
楊達
顧瑛
陳列珍
鍾逸人
張晃昇
蕭長河

因為黑暗， 所以我們穿越

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

楊翠 · 總顧問 陳彥斌

主編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

張信義
楊達
顧瑛
陳列珍
鍾逸人
張晃昇
蕭長河
盧鴻池
黃重光
黃坤能

臺中市人權
檔案系列

1

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計劃指導單位／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發行人／林佳龍
總編輯／王志誠
編輯委員／黃名亨、張祐創、游英俊
審查委員／廖振富、廖嘉展、康原
林承謨
出版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住 址／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89號8樓
電 話／(04) 2229-0280
網 址／www.culture.taichung.gov.tw

定 價／新臺幣250元
展 售 處／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 址／臺中市西區中山路6號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
電 話／(04) 2226-0330
(02) 2518-0207
網 址／www.wunanbooks.com.tw
www.govbooks.com.tw

G P N／1010402174

出 版／中華民國104年11月

執行單位／台中市新文化協會
理 事 長／郭永芳
電 話／(04) 2305-2115
地 址／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237號
4樓之5
總 顧 問／楊 翠
主 編／陳彥斌
採訪撰稿／王伯仁、陳文玲、陳彥斌
曹欽榮、楊 翠、鄭進興
(依姓氏筆劃順序)
口 述／張彥芳、張鈺齡、鍾逸人
楊 碧、韓家璧、陳永裕
張晃昇、林雅娟、蕭長河
廖錦花、盧鴻池、黃重光
黃坤能(依成書篇章順序)

執行編輯／鄧茵茵、簡伊婕
美術編輯／幸會工作室、王廷芬、賴
維明、廖勁智
攝 影／陳旻昱
行 政／洪碧梧
印 刷／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I S B N／978-986-04-6496-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
張彥芳等口述；王伯仁等撰述
——初版——臺中市：中市文化局，民 104.11
面；公分——(臺中市人權檔案系列；第1號)
ISBN 978-986-04-6496-2 (平裝)

1. 白色恐怖 2. 政治迫害 3. 臺灣傳記 4. 口述歷史

733.2931

104024245

| 市長序 |

走過黑夜，還原歷史..... 5

文／林佳龍

| 局長序 |

傷痛歷史，記取教訓..... 7

文／王志誠

| 主編的話 |

變色年代的哭喊..... 9

文／陳彥斌

| 導論 |

城市的傷痕地圖..... 12

文／楊翠

• 張信義 •

左派大地主，父子三人同受害 採訪・整稿／陳彥斌..... 20

——訪張信義三子張彥芳

張彥芳對父親的印象是——忙碌，且熱心社會運動。日治時代，張信義參加文化協會的街頭即席演講都未經日本政府同意，警察前來逮捕時，一定會被逮；可是，他被日本警察多次羈押，每次頂多關上幾天就放人，國民黨只逮他一次，卻關了15年。

• 楊逵 •

土地與花，帶來了救贖 採訪・整稿／楊翠..... 38

——訪楊逵么女楊碧

對這段家族歷史，我的態度非常消極，不聽、不問、不想、不談。即使後來爸爸被平反，臺灣也解嚴了，別人都在談論楊逵，但我身為楊逵與葉陶的女兒仍然什麼也不知道，更不想去談。我想，這是因為整個白色恐怖的暗影，已經深入我的骨髓吧。

• 顧瑛 •

折翅蝴蝶，迎向島嶼天光 採訪・整稿／陳文玲 64

——訪顧瑛之妻韓家璧

2007年，我先生遭槍決的50年之後，長大成人的孩子這才帶著我，憑藉那張骨灰保管單，到臺北市富德公墓的靈骨塔找到他的骨灰。最後一次見面，我先生正值壯年，怎麼也想不通他會變成一只鞋盒般大小的木頭箱子。我想，一般人應該沒辦法體會我這種無法言喻的複雜心情。

• 陳列珍 •

父親坐了三十二年黑牢，餘生淡然 採訪・整稿／陳彥斌 86

——訪陳列珍長子陳永裕

父親被捕時31歲，生命正青春綻放；返家時64歲，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但晚年每當被問起這淒涼悲慘的人生，他總淡淡地說：「趣味、趣味啦！（臺語）」或「這攏是命運安排啦！」見得到臉上的憂傷，見不到怨天尤人，也不知是生性如此，還是那32年的黑牢已將他完完全全內化得接受宿命。

• 鍾逸人 •

我活下來，是為了做歷史見證！ 採訪・整稿／王伯仁 106

朋友說我若能將親身經歷如實寫出，必定會是臺灣有關「二二八事件」唯一寫實、且觀照面最廣的歷史書。臺灣人迎接中國的惡夢我親眼目睹，親身感受，能從九死一生中活到95歲，我覺得是上天眷顧與安排，正如作家好友李喬所說：「上天留你一條命，就是要你把二二八的歷史寫下來，你不寫，誰寫？那會對不起上天和你自己。」

• 張晃昇 •

優秀教師，淪火燒島囚徒 採訪・整稿／曹欽榮 128

我之所以認同同為教員的廖學銳等人反國民黨，主要是對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的屠殺不滿。其實，和我接觸的人都沒提過什麼馬克思主義。有一次，我看到一份中國的報紙，我們這裡常常講「朱毛匪幫」，中國的報紙也寫「蔣匪幫」，我看到後只覺得：「噢，蔣匪幫。噢，原來是這樣。」以後再也沒看過，更沒接觸過任何理論，什麼都沒有，就這樣被抓了。

• 蕭長河 •

終戰後學國語，就被抓了！ 採訪・整稿／曹欽榮..... 160

二次大戰後，國民黨從大陸撤退過來臺灣，我住在山上，為什麼會在白色恐怖中受害？為什麼被抓？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我務農，沒出來社會上跟人家交際。臺灣「光復」，大家要讀「國語」，我去找石照城老師，認識了一些人，這是起因。實在講，我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之所以跑路是因為有人一直在傳「會抓人」——實在可惡，幾個人坐在一起開講，居然會有事！

• 盧鴻池 •

槍口殘煙，我的第二次人生 採訪・整稿／陳文玲..... 186

從1951年遭祕密逮捕，到1961年重回老家，只能以「恍如隔世」形容。蹲了10年政治苦牢，讓原本性情單純的我變得不輕易相信人——畢竟，我只不過參加了讀書會，既不傷天害理，也沒殺人放火，明明不知情、沒有的事，卻被刑求得變成真的一樣，這種莫名的冤屈，除了自己的父母、手足及其他政治受難者，沒遭遇過的人很難明白。

• 黃重光 •

受難可寬恕，公義不妥協 採訪・整稿／鄭進興..... 204

1962年，我和幾個同學相約，趁春節假期大家都有空，來我家聚餐聯誼；席間，大夥熱絡談論各自生活近況及對時事的看法。但我為什麼會被抓，根據特務機關羅織出的說法是——1962年春節期間，我們一群人因對時局不滿，便相約到我家聚會，共謀如何發展組織、顛覆政府云云……我是獨裁統治的受害者，回首前塵，雖願秉持耶穌基督愛與寬恕的精神看待往事，仍衷心期望後代子孫永遠免於我曾遭受過的苦痛經歷。

• 黃坤能 •

永無怨悔的臺獨革命者 採訪・整稿／鄭進興..... 222

回顧自己投入臺灣獨立運動的一生，直到現在，我絲毫不覺後悔，還是深深認為這是我一生中正確的選擇。我被逮捕判刑後，後來在獄中有了更多時間讀書與思考，也進一步對先前的臺灣獨立革命運動有了更深一層的省思。在綠島服刑時，我曾寫信給父親，告訴他老人家，雖然參與臺灣獨立運動讓自己和家人遭遇了許多不幸與磨難，但在經歷這些事後我卻更堅定相信，如果歷史可以重來，我還是會選擇走上這條路。

因為黑暗， 所以我們穿越

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

楊翠 · 總顧問 陳彥斌 · 主編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

張信義
楊達
顧瑛
陳列珍
鍾逸人
張晃昇
蕭長河
盧鴻池
黃重光
黃坤能

臺中市人權
檔案系列

1

| 市長序 |

走過黑夜，還原歷史 5

文／林佳龍

| 局長序 |

傷痛歷史，記取教訓 7

文／王志誠

| 主編的話 |

變色年代的哭喊 9

文／陳彥斌

| 導論 |

城市的傷痕地圖 12

文／楊翠

• 張信義 •

左派大地主，父子三人同受害 採訪・整稿／陳彥斌 20

——訪張信義三子張彥芳

張彥芳對父親的印象是——忙碌，且熱心社會運動。日治時代，張信義參加文化協會的街頭即席演講都未經日本政府同意，警察前來逮捕時，一定會被逮；可是，他被日本警察多次羈押，每次頂多關上幾天就放人，國民黨只逮他一次，卻關了15年。

• 楊逵 •

土地與花，帶來了救贖 採訪・整稿／楊翠 38

——訪楊逵么女楊碧

對這段家族歷史，我的態度非常消極，不聽、不問、不想、不談。即使後來爸爸被平反，臺灣也解嚴了，別人都在談論楊逵，但我身為楊逵與葉陶的女兒仍然什麼也不知道，更不想去談。我想，這是因為整個白色恐怖的暗影，已經深入我的骨髓吧。

• 顧瑛 •

折翅蝴蝶，迎向島嶼天光 採訪·整稿／陳文玲 64

——訪顧瑛之妻韓家璧

2007年，我先生遭槍決的50年之後，長大成人的孩子這才帶著我，憑藉那張骨灰保管單，到臺北市富德公墓的靈骨塔找到他的骨灰。最後一次見面，我先生正值壯年，怎麼也想不通他會變成一只鞋盒般大小的木頭箱子。我想，一般人應該沒辦法體會我這種無法言喻的複雜心情。

• 陳列珍 •

父親坐了三十二年黑牢，餘生淡然 採訪·整稿／陳彥斌 86

——訪陳列珍長子陳永裕

父親被捕時31歲，生命正青春綻放；返家時64歲，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但晚年每當被問起這淒涼悲慘的人生，他總淡淡地說：「趣味、趣味啦！（臺語）」或「這攏是命運安排啦！」見得到臉上的憂傷，見不到怨天尤人，也不知是生性如此，還是那32年的黑牢已將他完完全全內化得接受宿命。

• 鍾逸人 •

我活下來，是為了做歷史見證！ 採訪·整稿／王伯仁 106

朋友說我若能將親身經歷如實寫出，必定會是臺灣有關「二二八事件」唯一寫實、且觀照面最廣的歷史書。臺灣人迎接中國的惡夢我親眼目睹，親身感受，能從九死一生中活到95歲，我覺得是上天眷顧與安排，正如作家好友李喬所說：「上天留你一條命，就是要你把二二八的歷史寫下來，你不寫，誰寫？那會對不起上天和你自己。」

• 張晃昇 •

優秀教師，淪火燒島囚徒 採訪·整稿／曹欽榮 128

我之所以認同同為教員的廖學銳等人反國民黨，主要是對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的屠殺不滿。其實，和我接觸的人都沒提過什麼馬克思主義。有一次，我看到一份中國的報紙，我們這裡常常講「朱毛匪幫」，中國的報紙也寫「蔣匪幫」，我看到後只覺得：「噢，蔣匪幫。噢，原來是這樣。」以後再也沒看過，更沒接觸過任何理論，什麼都沒有，就這樣被抓了。

• 蕭長河 •

終戰後學國語，就被抓了！ 採訪·整稿／曹欽榮..... 160

二次大戰後，國民黨從大陸撤退過來臺灣，我住在山上，為什麼會在白色恐怖中受害？為什麼被抓？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我務農，沒出來社會上跟人家交際。臺灣「光復」，大家要讀「國語」，我去找石照城老師，認識了一些人，這是起因。實在講，我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之所以跑路是因為有人一直在傳「會抓人」——實在可惡，幾個人坐在一起開講，居然會有事！

• 盧鴻池 •

槍口殘煙，我的第二次人生 採訪·整稿／陳文玲..... 186

從1951年遭祕密逮捕，到1961年重回老家，只能以「恍如隔世」形容。蹲了10年政治苦牢，讓原本性情單純的我變得不輕易相信人——畢竟，我只不過參加了讀書會，既不傷天害理，也沒殺人放火，明明不知情、沒有的事，卻被刑求得變成真的一樣，這種莫名的冤屈，除了自己的父母、手足及其他政治受難者，沒遭遇過的人很難明白。

• 黃重光 •

受難可寬恕，公義不妥協 採訪·整稿／鄭進興..... 204

1962年，我和幾個同學相約，趁春節假期大家都有空，來我家聚餐聯誼；席間，大夥熱絡談論各自生活近況及對時事的看法。但我為什麼會被抓，根據特務機關羅織出的說法是——1962年春節期間，我們一群人因對時局不滿，便相約到我家聚會，共謀如何發展組織、顛覆政府云云……我是獨裁統治的受害者，回首前塵，雖願秉持耶穌基督愛與寬恕的精神看待往事，仍衷心期望後代子孫永遠免於我曾遭受過的苦痛經歷。

• 黃坤能 •

永無怨悔的臺獨革命者 採訪·整稿／鄭進興..... 222

回顧自己投入臺灣獨立運動的一生，直到現在，我絲毫不覺後悔，還是深深認為這是我一生中正確的選擇。我被逮捕判刑後，後來在獄中有了更多時間讀書與思考，也進一步對先前的臺灣獨立革命運動有了更深一層的省思。在綠島服刑時，我曾寫信給父親，告訴他老人家，雖然參與臺灣獨立運動讓自己和家人遭遇了許多不幸與磨難，但在經歷這些事後我卻更堅定相信，如果歷史可以重來，我還是會選擇走上這條路。

走過黑夜，還原歷史

林佳龍

白色恐怖是臺灣一頁傷痛的歷史，多少人用生命、青春、血和眼淚，才換來今天的民主。

一九八〇年代後期，我就讀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時，積極推動爭取校園民主，那時臺灣甫解嚴未久，社會還瀰漫濃厚的威權、獨裁氣氛，校園內更是控管嚴密，教官、訓導人員動輒以退學、記過威脅學生，當時也被形容是「白色恐怖」，野百合學運世代的同伴，相信大家都還記憶猶新。

但這種退學、記過處分的所謂「白色恐怖」，比起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真正的白色恐怖根本不能類比，以這部《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為例，如后里鄉第一任民選鄉長張信義，只因曾濟助次子張彥哲，而張彥哲在二二八事件後逃亡至中國，竟被以「資匪」罪名重判十五年，家產被沒收。

前輩作家楊逵，只因在二二八事件後發表一篇〈和平宣言〉，呼籲政府和人民應致力於和解，短短六百餘字付出了十二年黑牢代價。故鄉在江蘇的顧瑛，來臺中服務於公路局，缺乏證據下，被以「匪諜」入罪，不明不白遭槍決。從顧瑛的遭遇，也可見白色恐怖

受害者沒有本省人、外省人之分，稍被懷疑，輕者關押火燒島，重者綁赴刑場槍斃。

本書也收進的政治受難者，如坐牢三十三年十個月的陳列珍，因二二八事件而坐牢十七年的鍾逸人，及張晃昇、蕭長河、盧鴻池、黃重光、黃坤能等，有的原是優秀的教師、公務員，有的是無端被波及，坐牢都坐得莫名其妙，有的則對當年政府高壓統治不滿，矢志獻身改革。他們都是白色恐怖下血淋淋的受害者！我們沐浴在民主春風的同時，不能忘掉這群付出悲慘人生的時代受難者、見證者。

秉著「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的原則，我就任市長後，立即責成文化局進行「政治受難者口述歷史紀錄」，和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合作，忠實、客觀記錄臺中市這一頁傷痕過去，除了保存歷史外，更期待以史為鑑，祈願類似不幸永遠不要再發生。

急著進行政治受難者口訪另一原因，是傷害嚴重的五〇、六〇年代，當事人如今最「年少」的，也都已八、九十歲，很多受害者則已作古，只能訪問家屬或相關人士來還原這一段歷史。這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任務。

首輯出版僅收錄十位受難者，我們期待能繼續進行下去，畢竟臺中市在日治時代就被雅稱「文化城」，社會精英、知識份子匯集，本市前輩在推動臺灣社會改革中，貢獻卓著，卻也受害尤烈，「存在過的歷史，每一頁都不能撕去！」我們正在填補那一塊慘痛卻重要的歷史。

傷痛歷史，記取教訓

王志城

唯有正視歷史的真相，才能記取歷史的教訓，庶幾免於重蹈歷史的覆轍。

臺灣自一九四七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以後，進入威權政治的白色恐怖統治時期，一直到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再到解嚴為止，這四十多年的漫長時間，在這塊土地上發生了各式各樣的白色恐怖冤、錯、假案，被指控的罪名則包括匪諜、共產黨、臺獨叛亂份子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案件不僅讓許多人的的人生完全變樣，甚至奪去了許多寶貴的生命，是臺灣人永遠無法抹除的沉痛記憶。

解嚴後，臺灣慢慢走向民主的正軌，這些白色恐怖時期發生的冤、錯、假案也得到社會的正視，在各方努力下，許多案件得以平反，還給當事人和家屬最起碼的公道。對於這些白色恐怖案件進行口述歷史的訪談和紀錄，除了希望留下歷史事實的寶貴紀錄之外，更是社會對事件當事人和家屬一種誠摯的溝通與和解。許多縣市政府近年來都已對轄區內的白色恐怖案件展開口述歷史的訪談和紀錄，可惜臺中市政府一直沒有著手進行，看著老成逐漸凋零，讓人既心急又不捨。

二〇一四年年底，我就任文化局長後，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王主任即向我說明中部地區以前在這議題的疏漏，於是，在市長的

關心、支持下，隨即著手展開出版臺中地區白色恐怖案件口述歷史的準備工作，同時得到國家人權館相關經費的補助，使得臺中市的白色恐怖案件口述歷史的訪談能夠順利進行，進而有了現在這項初步的成果，總共進行了十五位受害者，收進十位訪談篇章，編成《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一書，成為臺中市第一本由官方出版的白色恐怖案件口述歷史。

《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訪談的臺中地區十位白色恐怖案件的當事人和相關人士，由他們親自講述親身的經歷和記憶中的親人。聽他們娓娓道來這些塵封在記憶中數十年、屬於上個世紀的故事，其中隱含的辛酸苦楚，在數十年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讀來，都令人忍不住鼻酸。

關於臺中市白色恐怖案件口述歷史的整理和記錄，這本書當然只是一個開始；有了這樣一個開始，對於往後工作的進行和開展，應該具有一定的意義。希望明年以後接續下去的相關口述歷史的整理工作，能夠得到更多的支援，讓這項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工作，能夠做得更臻完美。

變色年代的哭喊

文／台中市新文化協會執行長 陳彥斌

進行這次的「政治受難者口述歷史紀錄」專書時，心情經常百感交集，那是什麼樣的時代？需要承受這麼慘無人道的摧殘！是什麼樣的土地？要遭到這麼遍體鱗傷的蹂躪！什麼是自由？什麼是人權？在那個時代，似乎是看不見、也摸不著的空泛名詞。

攤開蒐集到的受難者聯絡資料，撥打著一通又一通的電話，大都是徒勞無功。聽到最多的是，當事人的後代在電話另一端語氣無奈的說：「他走了！」或是「他身體不行了！」畢竟，以受害最嚴重的一九五〇、六〇年代來說，當事人都已年屆八、九十歲以上的高齡。有的受難者後代甚至會補上一句：「你們為什麼不早個十年進行呢？」

而儘管聯絡上了不少當事人，他們也往往要求：「思考看看！」畢竟半世紀前受創的潰爛傷口，好不容易讓歲月結痂了，要再次剝開，需要一些勇氣。甚至，有的訪談已開始進行，當事人中途卻改變心意，因為那是生命中很難承受之痛。尤其受難者都是在人生最燦爛的黃金年歲入獄，除了身心飽受牢獄長期折磨外，他們也都普遍感覺愧對父母，特別是有妻兒的受難者，好幾位前輩提起家人受連累的委屈，泛紅的眼睛不禁潸然淚下。

有的當事人接到我們的電話，一聽來意，語氣馬上緊張起來：

「你怎麼找到我的？」、「我怎麼知道你的來歷？」、「我怎麼知道你要幹什麼？」，「叭」的一聲掛上電話，白色恐怖氣氛餘悸猶存。面對如此悍然的拒絕，還被疑神疑鬼，我雖氣餒，但並不生氣，因為有少部分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確實參加地下黨，矢志推翻國民黨政權，但也有不少人只因參加了「讀書會」，或與人談話時不知不覺的發發牢騷，忽然間被逮捕，於是就叛亂了。

在多次對當事人進行訪談後的回家路上，我都不禁慶幸自己生長的年代。目前五十八歲的我，如果早生個二、三十年，極可能就是他們的難友，輕者羈押火燒島，重者也可能被押赴刑場。因我天生喜歡放言高論，看到、聽到不平之事，總想據理力爭，殊不知這些性格上的「盲點」，在白色恐怖時期是多麼可怕的禁忌，也讓我聯想到，小時候，父叔輩為什麼常對我們說：「囡仔人，有耳孔，沒嘴（臺語）！」原來真有人就這樣買禍，而且人數還不少！

訪談中，很敏感的是「共產黨」三個字。根據有些難友的資料，已很清楚他確實參加過共產黨或其外圍組織，可是受制於共產黨這個名詞，從日治時代到國府來臺，都被宣傳、教育成毒蛇猛獸，在臺灣社會被徹底污名化，為理想、信仰付出了畢生青春的他們，儘管如今社會開放了，依舊「有口難言」。有位受難者對我說：「我是啦！但你不要寫出來，以免孩子沒面子！」這是多麼慘酷、無奈的控訴。

對歷史稍有概念的人都知道，自一九二〇年代起，左派社會主義就是世界性的強勢思潮，從日治時代的臺灣文化協會後期，以及簡吉、趙港領導的農民運動，臺灣共產黨就非常活躍，他們在國府來臺初期當然繼續的發展組織，也期待能如中共解放中國大陸一樣的「解放臺灣」，姑不論他們的理想是否適合臺灣社會？實務面是否可行？他們的政治信仰絕不該是「可恥的」，何況他們已為此付

出慘痛代價，這應該也是臺灣未來追求轉型正義的一部分。

「刑求」也是訪談時讓當事人敏感的詞彙，幾乎每位政治受難者都曾遭到可怕的刑求伺候。有位當事人與我談話時，原本都避開這個話題，僅趁妻子去洗手間的短短幾分鐘，細聲跟我說：「他們把我雙手綁在桌面上，還沒問話，就把十根針刺進我十隻指尖，在針上撥弄一下，我就哀號到昏倒。所以他們要我承認什麼，我都承認！」他說那種錐心之痛，「現在想起還會閃尿（臺語）！」聽到最多的刑求是被吊起來鞭打，有的被烙燒的火鉗燙胸、燙腿，有位受難者還自我調侃的說：「我最幸運，只被刮了一巴掌！」

遭到慘無人道刑求對待的受難者，最大的共通點是，他們都不想親人面前說，以免親人承受不住。有次，一位受難者的後代與我同行，前去訪問另一位受難當事人；談起刑求時，淚眼紅眶的詢問這位和他父親同案的叔叔說：「您知道，我爸爸有被刑求嗎？」他父親已往生八年了，他還在心疼父親生前是否遭受過這種人神共憤的身心摧殘。

有人問我：「臺中地區，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到底有多少？」我說我也不知道，因為目前能掌握的，大概只有自一九四九年，經過審判、並且之後向政府提出補償的受害者。而在那變色年代中，有太多失蹤者、逃亡者根本無從查起，也期待有相關訊息的人士可踴躍提供，大家一起來為歷史留下見證！